新大众文艺
大众抒写

生活是圆的

周忠尉

今年春节前夕,我用特殊软件浏览奉贤区圆梦行动的网站时,偶然刷到了一个名叫陆艺函的视障女孩的梦想信息,填写的内容是想要一床御寒的冬被,再查阅了一下她的年龄,竟然是2021年出生的,天哪,才只有五岁,比我的孙女还小一岁呢,内心突然就被什么东西抓了一下,揪得生疼生疼的。想到自己失明也有二十多年了,其间的痛苦挣扎到崩溃的无奈,又岂是一盆眼泪几句伤心话可以释然的,于是就赶紧找太太商量,想把这个梦想认领下来,太太是个热心肠,二话不说就同意了。

到了晚上一家人吃饭时,我把这件事跟自己的孩子也提了一下,小两口都表示赞同,儿媳像是忽然想到了什么,开口道:爸,妈,床上用品我这里有,都是新的,你们就别买了。说罢就去了自己的房间,没多久就拎出来一大一小两个包装盒,一个四件套,一条羊毛被,她说这是她当年结婚时拿来的嫁妆,反正现在也用不着,就当作献爱心了吧。听到了献爱心几个字,一旁的苗也叫起来了:我也要献爱心,我也要献爱心。话音未落就奔去了她的小书房。苗是我孙女,今年刚好六岁,正上幼儿园大班。很快苗就拿着两个毛绒玩偶出来了,一只长颈鹿,一只小白兔,我记得那两个毛绒玩偶经常是放在她枕边的,可见她有多喜欢呢。事还没完,到了第二天,苗又拿过来了一束用绒线编织的花,她说这些也一起送给那个妹妹,我知道这是教师节时她爸学生送的,在花瓣中间还端端正正地放着一张贺卡,苗说这是她昨晚亲手画的,上面还写了两行字:新春快乐,马年吉祥。接过苗手中的花,心头莫名涌起一阵感动,这该是一个怎样心善的孩子呢。

到了送冬被的那天,我们就跟着定位找了过去,太太开的车,驶进了一条狭小的街,终点是个盲人按摩店,原来女孩的父母也都是视障者,以中医推拿为生。刚进店门,太太就惊奇地叫了一声:哦,原来是小陆啊!我忙问她:你们认识呀?太太赶紧跟我解释,原来小陆名叫陆群峰,十几年前就认识,那时候我因视力的急剧恶化而被迫歇业,人生正陷入了一段迷茫,无奈之下我想到了去学推拿,盲人嘛其他还能做什么呢?于是就误打误撞来到了陆群峰的按摩店里,不过那时候他的店是开在环城西路上的。

想起了往事,心里不由得一阵翻腾,是的,当时我来到了小陆的店里,跟他表明想学推拿的意向,他摸了摸我的手,又问了我的年龄,笑着说道:老周哇,推拿可是个吃力活,你的年纪已经不小了,摸你的手又是细皮嫩肉的,这个活你恐怕干不了。听了他的话我感觉挺难受的,要不是眼睛坏了,自己又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平复了一下情绪后,我就跟他说自己实在闲得没事干呀,小陆又笑了,声音很爽朗地说道:你可以在家里听听音乐读读书啊。听到了读书两个字,我的心仿佛被揪了一下,我是个多么喜欢读书的人呐,可自从眼睛坏了之后,就再也没有看过书了,偶尔捧起几本,也只能闻闻书中的墨香罢了。

触碰到了伤心处,我便有些沉默,小陆听不到我回应,似乎猜到了我的心事,就说道:别难过了,我们盲人读书是靠听的呢。于是他就从身旁的抽屉里拿出了一块东西递给我,形状类似手机,上面布满了按钮,他说这是听书机,里面有内存卡,可以放置很多电子书的,当然也可以存放想听的歌曲和音乐,操作起来也非常方便。他边说边还为我做了示范,我喜出望外如获至宝,这岂不是圆了我这么多年来想要读书的梦了吗?心心念念却在此刻被实现,这又何尝不是命运赐予我的一场造化呢!

欢迎读者向本栏投稿,来稿请发:ygb@xmwb.com.cn,邮件主题标明“新大众文艺投稿”。

上海蛋饼

朱永超

听朋友说,在凤阳路北面的一条不为人知的小巷,有个蛋饼摊的蛋饼不是经常能吃到的杂粮煎蛋饼,或是葱油饼上加个蛋的不正宗版蛋饼,而是我们小时候吃过的正宗“上海蛋饼”。这一口,好多年没吃过了,我加快脚步,乘兴而往。

那条小巷又短又窄,全长不过130米,却也有自己的路名——定兴路。它一头连着繁华喧闹的黄河路,一头连着书香静谧的学校,在动静之间自由切换。我赶到时,买饼队伍已经很长了,估计要等二三十分钟。据说这样长的队伍一直要延续到中午收摊。我乖乖排队,耐心等待。

排在我前面的是一对广东小情侣,一口粤语,我一句也没听懂。男生背着一个旅行包,两人十指相扣,眼神里溢出的都是对方。我一回头,排在我身后的是一家四口,小伙子很热情,主动与我打招呼。在闲聊中得知,他带新婚妻子和丈人丈母娘一同从马来西亚到上海来旅游。我问他,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个闹市小巷的,他笑了笑说,网上搜到的网红打卡点。我把目光往身后的队伍望去,推着行李箱的外地游客、金发碧眼的年轻老外还真不少,当然更多的是小辰光吃过上海蛋饼的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火爆的人气加上空气中飘散的油烟气营造出这独有的弄堂烟火气的味道,它就体现在排队、交流、等待,这样一个轻松美好的过程里。

排了25分钟,我到了小店门口,一对外地中年夫妇在不到10平方米的空间内忙碌着。两个平底锅同步制作,手法娴熟。看着平底锅上黄白相间的蛋饼和那些熟悉的配料,我仿佛看到了读初中那会儿,学校附近的那个经常光顾的蛋饼摊。

那时我骑着脚踏车从小南门黄家路、尚文路,一路骑行到学前街、蓬莱路路口,那时不管晴天雨天,都有一位上海爷叔推着一辆小车,在那里卖蛋饼。当年用的是煤炉、煤饼。他说自己天蒙蒙亮就出摊了,到了之后先是生煤炉,生到火炀了,差不多就有顾客陆陆续续地来。印象中,爷叔身穿一套劳动布衣裳,戴了两只袖套,放各种佐料的搁板台上还放着一个油腻腻的小型半导体,一边做蛋饼,一边听广播电台的早新闻。他总说自己小时候读书少、文化低,但新闻还是要听的,国家大事也是要关心的。他有时话多,有时不响,全凭心情。上海爷叔是有腔调的。

我几乎天天早餐都是吃蛋饼,不是因为爷叔有腔调,而是爷叔做的蛋饼真的很好吃。这源于他坚持每天凌晨三四点钟起来调面粉、做面糊,确保新鲜。一勺子面糊舀进平底锅,用自制的“竹蜻蜓”360度刮匀,爷叔细致,刮出来的饼又圆又美。不用我每次说,爷叔早就记住我要在饼上加些什么。敲两只鸡蛋,揉碎均摊,撒上一把葱花,少许香菜,三只手指捏放点黑芝麻,再拿起盖头上戳了一个洞的塑料油瓶,围着鸡蛋饼挤倒一圈细细的精制油。一股风吹来,蛋香、葱香、菜香、油香、芝麻香一股脑儿地扑面而来,我那不争气的鼻子还要一个劲地闻,口水都要下来的节奏。待蛋熟翻面,涂上两调羹甜面酱,便卷起放入食品袋中递给我。有的人喜欢里面再加一根油条、火腿肠,或一片脆饼。我都不要,放的东西越多,反而串味道,吃的就是这原汁原味的“上海蛋饼”。

“先生,您这饼里要放哪些配料?”被中年妇女一问,我回过神来,与她说后,很快,一份蛋饼就递到我手上,咬了一口,觉得等了那么长的时间,值!有时候,我们吃的不仅是美食本身,更是一种乡情、一段回忆。

回去的路上,我边吃边走,一半是满足,一半是幸福。

人气书法小议

王恩科

普通老百姓懂书法吗?这是此前上海市书法大展举办“人气书法”网评期间,一位作者的疑问。根据网评的实际情况,我认为绝大多数老百姓是懂书法的,审美取向也很正宗。得票率高的大多是德高望重的老书法家,他们不仅有较高的专业技能、艺术修养,还有丰硕的艺术成果。

有人问,有些社会上公认的艺术大家,得票数为什么不理想?我认为这很正常:一是送展的那件作品并不能代表本人的最高水平;二是作者没有扬长避短,譬如以篆刻闻世的去写书法,以隶书见长的却去写行草;三是字太小,影响视觉效果。相对而言大字楷书和大小适中的行草,展厅效果更胜一筹;四是审美偏差,也确实有些功力深厚的好字票数不高,这与观者的喜好和审美水平有关。

不可否认,人脉关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广交朋友的自然比闭门造车的票数多,从事教育的自然比只身孤影搞创作的人气旺。所以,有些作品并不能以票数的多少来定优劣。其实任何艺术评判都是相对的,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准确,因为艺术不是数学。报载有一全国性书法展,主办者比较开明,为防遗珠之恨,另外组织了一个班子,对落选作品复评,结果挑出了不少好作品,不仅重新入选,有的还获奖了。

有些作者为博眼球,追求什么冲击力震撼力的新花样,认为新时代不能靠咀嚼历史的残渣混日子,创作出前无古人的东西才是佳品。这个观点不敢苟同,从这次网评的情况看,典雅、稳健、清丽的传统型作品明显受青睐。而那些怪异、歪斜、狂放不羁,远离传统的得票率明显低迷,显然这类作品激发不起大众的审美共振。

还有人说时代不同了,书法已从实用走向欣赏了,评判标准也应该改变了,不能看字好不好,要看艺术性强不强。这个问题,我觉得要看老百姓是不是能接受,毕竟艺术是人民的艺术,艺术创作最终还是要老百姓认可的,否则还有什么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呢。

汉字是书法的载体,汉字提供了美的元素,离开了汉字的生动笔画与和谐架构,书法还有美吗?有的作品广受冷遇,票数极低,就是因为背叛了汉字的和谐和优美特性。千年约定俗成的组合法则不能改变,那么以汉字为载体的书法创新就有相当的难度——如果以牺牲出神入化的传统经典为代价,放弃先贤的创造智慧,那就背叛了书法让汉字更美好的初衷,也让创新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让人民大众参与网评,意义重大,不仅是一种评判方法的大胆改革,更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广泛宣传、敬畏和守望。

老城厢最大电影院

任炽越

我的老家在人民路高桥路口,儿时向北走十几间门面,就是老城厢最大的电影院——沪南电影院。

这座于1929年开业的电影院,主楼四层高,顶上矗着个塔楼。观影厅分上下二层,设有座位近千个。影院刚开业时称东南大戏院,1948年大装修更名银都大戏院,1953年改为沪南电影院,是当时老城厢历史悠久、规模最大的首轮电影院。

电影院外墙有四五块硕大的巨型电影广告,色彩鲜艳,画面精彩,人物鲜明,不断更换,堪比画展佳作,常常引得行人驻足观看。

从电影院宽敞的大门进去,大厅左侧是剧场的检票门,右边是售票处,前后两边有两部大理石楼梯通向二楼。楼梯镂花的铁框架上,深色的柚木闪着亮光。夏天,我们几个孩子常常会去电影院里的橱窗前,观看新电影的宣传图片,乘机蹭一下“冷气”。

我第一次踏进电影院看电影,是读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看什么电影早已忘记,但坐在巴掌大小“加座”位子上的滋味,至今记忆犹新。有一阵子,影院放的电影,除了几个样板戏,就是《地道战》和《地雷战》等。《地道战》因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鲜明,音乐节奏动听,很受大家欢迎。

随着文艺的复苏繁荣,新的电影不断上映,沪南电影院的晚上和节假日,常常人头攒动,退票的、换票的、倒票的,挤成一堆,连跑片师傅也只能捧着片盘,大喊着冲进影院。有时等退票的人群,一直延伸到我家的门前。

热门电影一票难求,有时退票也非易事。弄堂里阿三好不容易搞到两张紧张电影票,因临时有事看不了。他去沪南电影院门口退票,一声票子要哦?立刻伸上来无数双手,票子瞬间被抢走,人立刻没了踪影。

后来我有两张《追捕》余票,汲取了阿三退票教训。退票时观察等退票的人,见有一对情侣,似不像“黄牛”,就把票子悄悄退给了他们。

当时每个厂有一张购买电影票的卡,有些紧张的电影票通过单位下发。我曾在厂工会搞过宣传工作,经常会去电影院取票。

我每次去沪南电影院取票或看电影,总会在电影院旁边的一家小卖部买些冷饮、蜜饯等吃的东西。小卖部老板的儿子是我的同学,曾卖给我2分钱的断棒冰。

新世纪初的一个清晨,沪南电影院那蕴含深厚历史和文化特色,历尽70多年沧桑,风格迥异的建筑,在城市折迁的爆炸声中,永远地消失了。

我那位“小开”同学,也不知搬到哪儿去了!他比我大,该已是耄耋老翁了吧。

无风(纸本设色) 鲍莺

七夕会

黑水城

毅夫

从额济纳胡杨林中出来,我前往距今已千年的古城——黑水城遗址。到达时已是晌午,黑水城在蓝天下刚毅而苍凉。

踩着木栈道,看着两边黑灰的石子沙砾,曾经水草丰美、芦苇树木茂盛的黑水河流域,今已荒凉一片,漫漫灰黄。厚厚的城墙,有的全露、有的半掩,有的埋在沙里,但城的模样依然清晰,西北角的喇嘛塔白刷刷齐整整地刺向苍穹,仿佛在昭告:我已千年,但我不倒!

先看城西南角的礼拜寺。寺为泥筑,外墙抹白灰,窗户门都是尖拱形制,屋顶作圆形馒头状,煞是可爱。蓝天下,灰白有气孔的屋顶在蓝天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天也跟着咧开嘴儿笑弯了。

考古勘察发现,黑水城有着严格的规划和设计。它是西夏至元代边疆城市营建的典型代表,集军事防御、行政管理与宗教信仰等功能于一身。城呈长方形,东西略长南北稍窄,总面积约18万平方米。城墙夯黄土而成,高约10~11米,按完整的防御体系设计;城东西各设一座城门。城内有正街、总管府前街、后街三条东西向主街与六条南北向街道,形成规整的棋盘式布局,主干道贯穿全城,连接东西城门。城市分东、西两部分,是那时常见的“西政东民”格局。

我走在城中专设的栈道上,经过一处处微微隆起的瓦砾凸包、断壁残墙,十字街道从城中心的高台庙宇延伸开去,连接起太黑堂、东街、广积仓、藏宝井、档案室、城内衙门等地。沧桑的灰黄、棕褐色凸起告诉我,作为当年西夏、元朝的边疆重镇,这里也曾瓦罐煨鸡汤,香气绕屋梁;也曾灶火映红颜,米酒醉流年。

考古发掘的东街有多长?240余米,位于城池的东部,向西迤逦,街宽6米。街道两侧饭馆、酒店、杂货铺、客栈一家挨着一家,可以想见作为王朝一个大军区所在地的繁华与热闹。东街与南面官衙前的正街,共同构成黑水城的中心商业区。广积仓,则是元代亦集乃路的官仓,负责收储税粮,为公职人员、军队和官府提供生活保障,可见当年黑水城一带是良田沃野。城内寺院挺多,四五座的样子,令我感喟不已的是,即使是边防重镇,我一样看见了柔软的心和温暖的日常。太黑堂庙墟,清理出宝幡一件,墨书:“谨发诚心于太黑殿内悬挂宝幡一首,保护男长安,灾除降福。”看到这些文字,我沉默了:虽越千年,百姓的祈愿都是一样一样的。

上世纪初,黑水城被盗掘,包括白塔内高价值文物等几被盗空,散落海外。近年来,我国文物工作者相继将之电子化拷贝回国,成为西夏学的重要资料库。

两小时后,我出城,陆续看到高大的胡杨撑开天与地,团团浓绿跳动着,大约是在宣示生命的高傲与顽强吧;沙上,竟然密密地长着高高的芦苇,白白的花,大刺刺地直冲天穹,阳光下晶莹如雪。

我想,那时的芦苇花也是这样开的吧。

旅游